

古文辭類纂

冊六

奏議類下編四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蘇子瞻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閒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宴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

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

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

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同。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與。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

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
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
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
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
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
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
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囹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
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
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
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
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
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
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
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

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匈奴也。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閒起。

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雋之傳。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閒。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

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閒。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閒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

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簞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

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繼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

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
激怒。至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
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
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
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
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
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
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
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
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
顧。直行犯君而不知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
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
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
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

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滯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閒。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

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

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閒。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

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閒。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